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三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著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注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

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

疏注三者至惡也○正義曰趙氏以

死一事可出可入謂取可無取亦可可是事之兩可者也既可取可與可死故取與死亦非惡但既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以無死故取與死則傷廉惠勇之名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則傷廉之名此廉士所知也亦人所共知也若可以與可以無與則忠臣烈士豈不以必死為勇乎而不知其傷惠傷勇正與傷廉者同傷廉不得名為廉也傷惠傷勇不得名為惠名為勇也說苑權謀篇引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趙氏之義本此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金仁山謂此必戰國之世豪俠之習勝多輕施結客若四豪之類刺客輕生若荆聶之類故孟子為當時戒耳

章指言廉勇惠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烈士病諸故設斯科

以進能者也

疏列士病諸正義曰韓本攷文古本作列孔

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注羿

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眾殺

之疏

注羿有至殺之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魏莊子云夏

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注云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孔氏正義云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故趙氏明此羿為有窮后羿非他司射者也引春秋傳即襄公四年左傳傳云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楚辭離騷云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注云浞寒浞羿相也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是左傳所云家眾即逢蒙左傳不詳言其姓名孔氏正義云家眾謂羿之家眾人反羿而從浞為浞殺羿也史記龜策傳云羿名善射不

如雄渠蠡門集解云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
歆七略有蠡門射法荀子王霸篇云羿蠡門者善服射者也
注云蠡門即逢蒙學射於羿呂氏春秋具備篇云今有羿蠡
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
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蠡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淮子
子原道訓云重之羿逢蒙子之巧高誘注云羿古諸侯有窮
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蓋蒙門一音之轉
蒙即門裴駰引此作逢蒙門子衍一門字也列子湯問篇云
甘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
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紀昌既盡衛之術計
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呂氏春秋聽
言篇云蠡門始習於甘蠅與孟子所述事近而異

孟子曰

是亦羿有罪焉注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

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吾死矣夫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瘡疾疏注孺子

至瘡疾

○正義曰孺子爲鄭人所使故知是鄭大夫庾公爲衛人所
使故知爲衛大夫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衛公出奔齊孫氏追

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
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
駒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
貫臂注云子魚庾公差孔氏正義云孟子云云其姓名與此
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辨士之
說或當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鄭
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左傳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
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非庾公差學射
於尹公佗其中或射或不射卽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
國間其記事不同多類此按此知孟子未見左傳則左傳固
晚出之書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說有難盡解者孺子今日
我疾作注何必知是瘡疾殆以言今則有昨言作則有止疾
之以日作止者瘡是也然疾儘有偶然一作與年月一作多
日不作而作者安必其獨瘡乎按書金縢王有疾弗瘳史乃
祝冊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周氏用錫
尚書證義云厲作也虐古瘡省月令民多瘡疾月令在孟秋
注云瘡疾寒熱所爲者今月令瘡疾爲厲疫蓋瘡疾寒熱暴
至故名瘡諸凡暴至之疾均可謂之虐昭公十九年左傳許
悼公瘡此瘡亦是暴至之疾與武王之遘虐疾正同孺子若
素有恆疾則知其期不當使來侵鄭突然疾作知是暴疾故
以虐疾明之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
耳瘡卽虐也

吾生矣注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疏

注僕御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出車召彼

僕夫傳云僕夫御夫也文選思元賦云僕夫儼其正策兮舊注云僕夫謂御車人也

其僕曰庾公之斯

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

端矣

注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

疏

注知我是其道本所出。正義曰莊子庾桑楚云出無本郭象注云歟然自生無無本釋文云出生也本始也董子

對策云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原即本也凡授受相承皆有其始故斯學於他他學於孺子為其所出之本始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

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即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注庾

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
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

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

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疏注禮射至反兮○正義曰毛詩齊風猗嗟云四矢反兮以

禦亂兮傳云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

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發乘矢而後反反是還歸庾斯發四矢而還歸於衛不追孺

子故趙氏以去解之云禮射四發而去謂既去矢鏃乃以禮

射四發其矢而歸去引詩以證四發為禮射至詩之反謂反

覆其正鵠之故處與反去不同趙氏引之非以詩之反即庾

公之發四矢而反也儀禮大射儀云司馬師坐乘之注云乘

四四數之聘禮云乘皮設注云物四曰乘禮記少儀云其以

乘壺酒注云乘壺四壺也方言云四

雁曰乘凡四皆為乘是乘為四也

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因獲患是故子濯

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西子古之好女西

施也蒙不絜以不絜汙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絜

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

疏

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正義曰管子小稱篇云毛嬙

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西施見管子故趙氏以為古之好女也周氏栢中辨正云西子即西施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管仲在滅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為名邪按傳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稱加西施或是後人附益然莊子厲與西施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稱西施則又似古有此美人而後世相因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稱羿之類○注蒙不至其臭○正義曰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子恐過之有掩鼻之客也淮南子脩務訓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蜎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睨而掩鼻此本孟子而衍之高誘注云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睨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趙氏言汙巾帽蒙其頭亦本淮南為說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注云蒙冒也說文曰部云冒蒙而前也考工記韞人凡

冒鼓注云冒蒙鼓以革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帽冒也漢書雋不疑傳著黃冒注云冒所以覆冒其首是蒙為冒而冒即帽故以巾帽釋蒙字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惡人醜類

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絜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

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疏注惡人醜類者也○正義曰書

貌不恭之罰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莊子德充符云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郭象注云惡醜也釋文引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高誘注云惡醜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穢蔑惡又云昔賈大夫惡皆指貌醜此惡人對上西子知為醜類者也

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

惟義為常也疏明當脩飾○正義曰鹽鐵論殊路章云蒙以不潔鄙人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注言天下

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

以杞柳爲栝櫟非杞柳之性也

疏注言天至之性也○正義曰曲阜孔氏所刻趙氏注

如此其義明白可見故卽苟求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則日至可知言性者順其故則智不鑿易文言傳云利者義之和也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脩身篇云以善和人者謂之順詩鄭風知子之順之箋云順謂與己和順利之義爲順故虞翻易注謂巽爲利是利爲順其故也賈子道術篇云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仁爲性反其仁則乖戾故失其利也湛因語云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語氣自指汎言性者與人之爲言彼所謂道語同至以利爲本然後斷以己意因是時俗尙智計多用穿鑿故原有訓智者淮南原道訓不設智故謂不用機智穿鑿之意正與全文言智相合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過智計耳顧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不穿鑿爲主夫所惡於智爲穿鑿也如不穿鑿則行水治秣智亦大矣按孟子此章自明其道性善之旨與前異於禽獸相發明也易雜卦傳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故謂已往之事當時言性者多據往事爲說如云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

舜及荀子性惡篇所云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秦人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皆所謂故也孟子獨於故中指出利字利卽周易元亨利貞之利繫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彖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利以能變化言於故事之中審其能變化則知其性之善利者義之和禮記表記云道者義也注云謂斷以事宜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羸蛇之肉飢則食飽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爲利也於故之中知其利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繫辭傳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云又明於憂患與故通者通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通事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變不足以言事諸言性者據故事而不通其故之利不察其故之利不明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惡言性善惡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利爲本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性爲善於此括全易之義而以六字盡之云故者以利爲本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卽義不義義不義卽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

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即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注惡人

一義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疏

注惡人至養之○正

義曰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成公十三年公羊傳云公鑿行也注云鑿猶更造之意故趙氏以穿釋鑿又以改釋之改即更造也趙氏以養物言言當順其情性以養之不可戾其情性以養之按此智即人性之利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移謂變通也禽獸無知直不能移其性之不善所以與人異則人無論賢愚皆能知即皆能轉移愚者可以轉而善智者可以轉而爲不善此習所以相遠智者何以轉而爲不善爲其鑿也惟其因智而鑿故惡其智蓋伏羲以前人苦於不知則惡其愚黃帝堯舜以後人不苦於不知正苦於知而鑿其知則聖人轉惡其智故無爲而治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鑿有二義其一爲空荀子哀公篇云五鑿爲正是也其一爲細楚辭離騷云精瓊靡以爲糧注云精鑿也凡物精之則細小是也鑿其內則空鑿其外則細空虛細小皆非大智下言行所無事則智大此孟子自明鑿字之意行所無事由仁義行也然則行仁義則爲鑿夫知其爲仁義是已智矣乃假仁以濟其不仁假義以濟其不義用忠孝廉直之名以行其巧詐離奇之術是鑿也是智小也知其爲仁爲義是已智矣乃無所依據憑已之空見以爲仁憑已之空見

以爲義極精微奧妙之論而不本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讀書好古之實是鑿也是智小也

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注禹之用智決江

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疏

注禹之至之處○正義曰趙氏謂水性就下宜行地中故決江疏河使由地中行空虛謂地中也水行地上則失水之性而水不能安于無事矣胡氏渭禹貢雖指云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僻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渚水至於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曾及皆以爲妄過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所云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鯀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按禹鑿山穿地不能無事正所以使水行所無事若禹祇憑空論無有實事則水轉不能無事矣聖人明庶物察人倫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憂勤極矣乃所以使民行所無事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陽常居實位而行於陰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未故陰夏入居下不得在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

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陰陽終始篇云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此謂寒水之性宜居空虛無事趙氏之言本此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注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

水於無事之處則爲大智也疏如智至亦大矣○正義曰孟子

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爲而治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之太智即舜之無爲而舜之無爲本於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則由仁義行所以無爲而治孟子恐人以行所無事爲老氏之清淨無爲故以禹之行水爲例之行水必決河疏江鑿山穿地而乃能使水行所無事無爲而治必好問察言執兩用中而乃能使民由仁義行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率乎性則行所無事自以爲智而用其智則非率性而天下亦不能行所無事此智之大小所由分也天之高也星辰之

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注天雖高星辰雖

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

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疏天之至致也○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今

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素問云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憑乎曰大氣舉之也蓋地居中天周其外而地之去天楚辭天問雖云圓則九重而其里度實不可知其高之無窮也所可測者日月星辰而已星者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次也分天爲十二次依於星象天本無度以星辰爲度星辰本無度以日行爲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測星辰者先求日至東方之宿角亢氏房心尾箕爲蒼龍南方之宿東井鬼柳七星張翼軫爲朱鳥西方之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爲白虎北方之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元武蔡邕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二分爲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雨水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驚蟄春分居之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自尾四度至斗六度

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
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枹
之次小寒大寒居之此十二次卽爲十二辰天每日左旋一
周日每日右行一度天行赤道日行黃道黃道斜交於赤道
其交處爲春秋分自春分交赤道之北至夏至而極北距赤
道最遠轉而南行至秋分交赤道之南至冬至而極南距赤
道最遠又轉而北行至春分復交於赤道其道斜絡於二十
八宿之間故日之出入南北皆以星辰爲識堯典日中星鳥
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
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
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
在斗季冬日在婺女是也日每歲環行於十二辰二十八宿
之間則此黃道之絡於星辰者爲日躔之軌迹卽所謂故也
求其故求日所行於星辰之度也日所行之度卽其故而可
知其所在則兩分兩至定矣日之行極於兩至故以日至言
之張氏爾岐蒿庵閒話云秣法每十九年爲一章第一章之
初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冬至是爲秣元以後章首冬
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爲一章朔旦冬
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日月非甲子二十秣爲一紀凡
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
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一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
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